

国外生产者服务业研究: 历程、特点与演化方向

代伊博, 谭力文

(武汉大学 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 武汉 430072)

摘 要: 本文梳理了国外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历程, 认为国外生产者服务业研究具有 4 个发展阶段, 阐述了各阶段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侧重点, 归纳出生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特点, 并对可能的研究演化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生产者服务业; 研究历程

中图分类号: F063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980X(2010) 12- 0041- 0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全球产业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 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它对国家财富和就业机会的创造做出了巨大贡献。以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例, 其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已超过 70%, 就业比重也基本达到 70%。“服务经济”的兴起、“经济软化”现象的凸显, 引起了经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而有关服务业增长原因的探讨, 尤其是服务业中间需求的分析, 则激发了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

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 又被称为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服务业、面向生产的服务业, 简单地说, 就是向生产者而非最终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行业。生产者服务业崛起于 20 世纪中期, 它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态势, 产业形态也日益多元化。具有现代经济特征和高度知识密集特性的生产者服务业, 已成为服务业中最具有活力的“亚产业集群”^[1]。目前, 发达国家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 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总就业人数的 1/3^[2]。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势头也不容小觑, 以中间需求率大于 50% 为标准来界定生产者服务业, 2007 年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比例已达 63.79%。

虽然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历史并不久远,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兴起至今只有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 但国外学者做出了较大的理论贡献。我国学者研究生生产者服务业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研究重点主要是吸收、引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以及利用

中国的相关数据来验证国外学者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整体上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系统地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 对于生产者服务业知识的进一步积累是十分必要的。现有的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综述主要是按照研究主题分类进行的, 虽然这有助于使读者快速了解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焦点问题, 但是未能揭示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演化性、阶段性。笔者通过回顾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著, 对国外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历程进行阐述, 归纳出不同时期的研究侧重点, 以期能够较清晰地描绘出生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演化脉络和规律。

笔者认为, 从时间跨度、研究内容、研究特性来看, 生产者服务业研究主要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 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萌芽期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Machlup 在《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中研究了向其他产品和服务生产提供中间产品的服务类型, 首次较为明确地指出生产者服务业是知识生产产业, 强调了生产者服务业的知识密集特性^[3]。Greenfield 于 1966 年清晰界定了生产者服务的服务对象, 这得到了后续大部分学者的认同, 即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向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提供的服务, 并强调生产者服务主要是企业外购的服务, 而非企业自产自用的服务, 包括数据处理、设备租赁、交通运输、批发贸易、金融服务等^[4]。Fuchs 在研究服务业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的原因时探讨了服务业中间需求增长的可能解释: 进一步分工使得生产货物的行业对服务的中间需求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

收稿日期: 2010- 09- 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的评价及升级策略研究”(70772046)

作者简介: 代伊博(1985—), 女, 河南浉池人, 武汉大学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战略管理; 谭力文(1948—), 男, 四川成都人, 武汉大学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战略管理。

专业企业有一种趋势——组织起来提供商业性服务和专业服务,而这些服务过去是由制造业或其他生产货物的行业内部负责提供的或是被忽视的。如果中间投入服务的生产活动从制造业和生产货物的其他行业转向单独可辨认的服务行业,那么中间需求就会增加^[5]。Fuchs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者服务业的概念,但是他提出的满足中间需求的、从事中间服务生产的独立服务业实质上就是所谓的“生产者服务业”。他的论述中透露出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是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提升的结果,而且制造业内部的生产者服务外部化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发展。Katouzian 将服务业分为三类——新服务业、互补性服务业、旧服务业。其中,互补性服务业包括银行业、金融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互补性服务以两种方式对制造业生产的发展起补充作用:作为城市化的互补因素、连接迂回生产流程。工业中心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引发了城市移民潮,工厂生产使得高城市化水平成为必要。迂回生产增加了中间产品的范围和复杂性,从而增加了对这些服务的需求^[6]。“互补性服务业”的内涵与生产者服务业存在一致性,Katouzian 初步论述了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补充性作用。Browning、Singelmann 明确界定了生产者服务业的从属性和外延,将服务业分为四大类:分配性服务业(运输与仓储业、通讯业、批发与零售业)、生产者服务业(银行业、信托与其他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工程与建筑服务业、会计与出版业、商业服务业、法律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健康、教育、福利与政府)、个人服务业(家政、旅馆、修理、娱乐)。分配性服务业与生产者服务业都是“商品导向型”服务,因为它们主要服务于产品或与资产相关事物的需要,同样用作生产部门与社会服务、个人服务部门的中间投入^[7]。这种四部门分类法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认同,而分配性服务的中间投入性质也使得后来的一些学者将分配性服务业并入生产者服务业的范畴。

早期有关生产者服务业的探索性研究多是学者们研究服务业的副产品,尽管他们只是初步确定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内涵、外延及其在制造业发展中的角色,但是其中不少观点为后来生产者服务业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2 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初步成长期 (20 世纪 80 年代)

生产者服务业在引起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后,20 世纪 80 年代,专门从事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学者的数量增长不少。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生产者服

务业研究的新主题,很多重要文献得到后来研究人员的广泛引用和借鉴。从研究内容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的生产者服务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2.1 生产者服务业需求增长的原因

对生产者服务业需求增长的探讨常常围绕制造业进行。Damesick 归纳了生产者服务业需求增长的两个来源。第一,制造业投入需求的变动。一方面,经济、技术变革的速度加快、复杂性提升,这促使生产部门更广泛地利用更专业、更先进的服务(如研究、设计、技术培训、营销、金融及投资决策、公司管理方面的服务);另一方面,现代工业体系要求企业必须具有适应能力和响应能力,而这有赖于精细的知识采集活动及有效处理、利用专业化信息的能力。在技术变革快速的时代,一些生产者服务是变革的源泉和调节器。第二,服务业内部专业化程度提升、分工深化,使得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增加^[8]。Marshall 等也指出,制造业的绩效制约着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至少生产者服务业的部分增长是制造业内部活动部门间转移的结果;服务业内部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同样也是生产者服务业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9]。

2.2 生产者服务业的应用性界定方法

Marshall 等总结了西方学者常用的界定生产者服务业的两种方法:第一,识别标准产业分类体系中主要销售对象为企业而非最终消费者的服务行业。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标准产业分类体系并未考虑到市场的实际状况,所以有些服务行业具有消费者、生产者的双重导向性。第二,使用投入产出表来识别满足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的服务业成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获取投入产出表较为困难^[9]。Grubel、Walker 提出了一种估计生产者服务业产出的简单、直接的方法,即把扣除消费者服务业的国内总产值和当前消耗性的政府支出后的服务业产出的价值视作为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出^[10]。这种方法在计算生产者服务业总量时简单易行,不过只是粗略地估计总量,不利于进行深入的计量分析。

2.3 生产者服务业贸易

1989 年 Markusen 的关于生产者服务业贸易的文章的引用频次高达 287 次,可谓是生产者服务业研究中引用频率最高的文章。他探讨了具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水平或产品差异度的生产者服务业贸易,通过建立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得出结论,即单纯的最终产品贸易允许生产者服务贸易的不完美的、较差的替代。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生产者服务的自由贸易帕累托优于封闭经济状态,而单纯的最终

产品贸易未必如此; 第二, 从世界总体来看, 生产者服务的自由贸易优于最终产品的自由贸易——尽管从单个国家来看并不尽然^[11]。这些结论为促进生产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有利论据。Melvin 构建了两部门、两商品的生产者服务贸易模型, 以检验传统的贸易理论的适用性——这构建了传统的贸易理论与生产者服务研究的桥梁。他指出: 第一, 比较优势和 H-O 理论运用于生产者服务贸易时, 解读理论的方式与标准的模型不同; 第二, 生产者服务业贸易可与商品贸易一样实现均衡, 但是当服务分别属于资本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时存在差异; 第三, 一个生产者服务出口国可能会出现商品贸易赤字, 但这不应该被视为一个问题, 这反映了国家在生产者服务方面的比较优势^[12]。

2.4 生产者服务业的作用途径

Grubel、Walker 的《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一书在论述生产者服务业的作用途径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是这个议题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他们将生产者服务定义为被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 这些服务或是用于最后消费, 或是用于进一步的生产。他们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 阐明了生产者服务业的作用途径。一方面, 大部分的生产者服务业都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 故其产出体现为知识资本的服务。由于这些产出被用作商品与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投入, 因此生产者服务业也就充当了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被引进生产过程的传送体。另一方面, 生产者服务的提供者可视作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专家组, 它们提高了生产过程的迂回性, 促进了生产专业化, 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深化, 提高了劳动与其他要素的生产率。通过生产者服务业这座桥梁, 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生产迂回化与专业化之间相互促进, 形成了正向循环^[10]。

3 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高速成长期 (20 世纪 90 年代)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生产者服务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等学科开始涉足生产者服务业研究, 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文献数量激增, 研究范围更加广阔, 研究视角也日益多元化。对于一些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基本问题, 学者们开始达成共识。

3.1 需求增长原因研究的拓展——企业层面的解释

大部分文献都将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归因于企

业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组织的复杂性的增强。具体来说, 从企业层面来看, 生产者服务业增长的原因可归结为: 第一, 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转变。产品创新——大多数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 产品差异化——顾客定制产品生产取代大规模生产。在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过程中, 研发、设计、营销变得日益重要。第二, 企业产品与服务生产方式转变。流程创新与技术变革的速度加快, 促使更多企业寻求专业援助或开发专业能力, 尤其是在信息处理、流程设计、研究、工业工程领域。第三, 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金融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日益复杂, 对信息和专业知识的需求更广、更深。第四, 生产与消费全球一体化。企业不仅要关注与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相关的管制条例, 还要关注国外市场的发展和开发、管理和保持与外国分公司和贸易伙伴的关系、管理海外生产和销售单位。全球一体化使得企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 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迅速调适质量、效率和柔性。第五, 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的管制和干预增强, 这使得企业主动或被动寻求适应这些规则成为必要。第六, 企业内部的管理任务增加, 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以及组织内部人、财、物、信息流动量的增加引发了更多的管理需求。组织结构越复杂, 越需要专业的生产者服务参与至上至公司总部、下至工厂车间的战略规划、组织、协调、控制活动。第七, 企业间联系的范围和强度增强。劳动分工扩大, 企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增加, 需要协调和控制^[13-14]。

3.2 生产者服务外部化

生产者服务外部化是企业通过与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交易, 满足其对生产者服务职能需要的过程^[15]。生产者服务外部化的结果就是独立的生产者服务业态的蓬勃发展。生产者服务外部化研究围绕两个问题进行:

第一, 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是否是“真实”的, 是否只是制造业生产者服务外部化的结果。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生产者服务业学者的研究中已初见端倪, 在 90 年代学者已达成一致——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是真实的, 并不只是制造业生产者服务外部化的结果, 有利的论据是制造业内部的生产者服务活动也在增加, 表现为非生产性工人人数的上升^[13, 16]。正因为如此, 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拓展生产者服务业的外延——不仅包括外部独立的生产者服务业态, 而且还包括制造业内部承担相同职能的非生产性活动。

第二, 生产者服务外部化的动因是什么。Goe 归纳了影响企业生产者服务外部化的 5 个因素^[15], 即成本效率因素、非财务资源因素、需求因素、生产

者服务职能因素、管制因素。其中,成本效率因素指企业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可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且成本低于内部提供生产者服务的成本;企业通过精简组织、缩小活动范围来集聚核心活动;生产者服务外部化可把生产者服务内部生产引发的成本风险转嫁给生产者服务业企业。非财务资源因素指企业外部化生产者服务是为了获取生产者服务业企业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即知识资源的稀缺促使外部化。需求因素指企业内部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不足或需求具有偶然性。生产者服务职能因素指生产者服务的技术复杂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企业知识资源的有限性促使生产者服务外部化。管制因素指政府对商业活动各方面的管制增加,尤其是要求由独立企业提供生产者服务。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企业的生产者服务外部化决策受成本效率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即通过外部化获取企业内部无法生产的专业知识成为生产者服务外部化的重要驱动力^[17]。

3.3 生产者服务业的经济角色

生产者服务业经济角色的分析是指分析生产者服务业的就业效应与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这个研究主题是很有意义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力驳斥了之前学者的服务业的“非生产性”、“派生性”的消极看法。Harrington指出,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生产者服务业中的劳动就业,不论是在大都市区域还是在非大都市区域都增长迅速^[18]。Daniels统计了亚太地区1984—1993年传统的生产者服务业——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商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长率,具体是香港为162.1%、日本为44.9%、韩国为226.5%、新加坡为132.5%、菲律宾为48.9%。这些国家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在6%~14%,且该比重在不断提升^[14]。

生产者服务业提升了区域经济结构的完备性与复杂性,改变了区域经济根基,具体而言,它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三个效应——出口效应、生产率-竞争力效应和吸引力效应。

生产者服务业通常可通过跨区域贸易来向其他区域的客户提供服务,从而增加本区域的出口收入。Hansen暗示道,“在不否认区域内制造业出口可能产生重要的乘数效应的同时,日益有证据显示生产者服务业的出口会对区域发展产生类似的乘数效应”^[19]。在Harrington等的研究中,运输、管理咨询、商业研究、工程、建筑等生产者服务业企业拥有很大的区域外销售份额,即使相对小的或周边区域的企业也是如此^[20]。Noyelle的研究也表明,出口效应的发挥不只限于大都市区域的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处于较低城市层级的区域同样也出口生产者服

务^[21]。

生产者服务业通过为当地企业提供重要资源,从而对当地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率的提升做出贡献,间接增加了区域出口收入。生产者服务越来越成为生产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没有生产流程上广泛的上游服务活动(研发、市场研究等)、下游服务活动(分销、保养)以及并行的服务活动(如管理),生产运作可能无法进行。这表明生产者服务业与工业之间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共生发展^[21]。虽然学者们对生产者服务业的生产率-竞争力效应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内缺乏生产者服务业,或可用的生产者服务的价格和质量不完善,都会给当地制造业的效率、竞争力和绩效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延缓区域发展进程^[22]。生产者服务业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还在于它构筑了具有吸引力的经济环境。区域内生产者服务的供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生产者服务活动通过前向、后向联系带动了相关经济活动的发展^[18]。这些密切联系为生产者服务业吸引力的发挥创造了条件。Bermejo与Philippe等甚至指出,生产者服务业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角色,较少取决于其出口特性或对就业的直接贡献,较多取决于它们对其他活动的吸引力,只要生产者服务业的服务类型丰富、服务能力具有稀缺性,就会产生这种吸引力^[22]。

3.4 生产者服务业的布局

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性与扩散性在20世纪90年代广受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领域学者的重视。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扩散的探讨,通常分为两个层面:

(1) 区域间层面。生产者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大都市区域的论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如Beyers指出,1985年美国90%的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人员集聚于大都市区域,占总就业的83%。除银行业外,美国非大都市区域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区位熵小于1^[18]。国外各学者对影响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方面存在认识差异。Kirn等指出,人力资源成本、通讯成本是影响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在大都市区域布局的主要因素^[23]。Sassen及Marshall将生产者服务业在大都市区域集聚的原因解释为:大型跨国公司总部在大都市区域集聚及其运营复杂性增加、运营范围拓展,促使对生产者服务产生大量需求,并促使全球城市的形成。Harrington认为,潜在客户的布局、各类劳动力的可获得性与成本,是生产者服务业在大都市区域集聚的两个主要因素,调节变量是服务的生产技术、市场结构及可靠的大容量电信通讯的便利性。与客户接触的高频

率、多类型及需求时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客户因素的重要性。然而,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面对面接触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作用似乎有所减弱,有学者开始探讨生产者服务业的扩散趋势^[18]。较为普遍的观点是,高级生产者服务行业仍然集聚于大都市区域,而常规生产者服务行业开始向非大都市区域甚至乡村区域扩散^[23]。

(2) 大都市区域内部层面。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在大都市区域内部,生产者服务业通常分布于城市中心,尤其是中央商务区(CBD)。Kirn 等的案例研究表明,与客户的接近性、交通的便利性、高技能劳动力的可得性、通讯系统的质量、同类企业的空间接近性等是影响生产者服务业在大都市区域内部布局的主要因素^[23]。Uallacháin、Reid 则认为,在大都市区域内部,关键客户的布局不再是影响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密集的信息联系可能是主要原因^[18]。Park、Nahm 归纳了韩国首尔的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布局的影响因素,即便便利的交通与通讯、地理上接近主要客户、获取必要信息的便利性、租金与其他经济因素、获取必要的劳动力、相似行业的集聚、地理上接近主要的供应商、接近政府和公共办事处^[24]。大都市区域内部层面的研究同样存在着从中央商务区至边缘区的扩散趋势研究,其中较为细致的分析是对“前台”功能、“后台”功能布局的分类研究^[13]。

3.5 生产者服务业的竞争优势

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生产者服务业中的应用。Porter 探讨了钻石模型在服务业整体中的应用:生产要素(专业人才储备不可缺)、需求条件(成败的关键)、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与结构、自由而有弹性的竞争环境仍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决定要素^[25]。Farrell 等实证分析了实施差异化战略、集中差异化战略、“夹在中间”战略的企业绩效差异,认为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同时追求高质量和低成本的战略目标时的绩效较差^[26]。Tordoir 从生命周期视角探讨了生产者服务业的竞争:在早期,只有少数使用者,此时生产者服务是高度定制的、知识密集型的;在成熟阶段,有很多使用者,服务标准化。在较成熟阶段,质量方面的竞争逐步被价格竞争所替代,所以,他预期处于成长期的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多是差异化导向的,而成熟阶段的企业多是成本导向的^[26]。Lir Dahl、Beyers 列举了构筑生产者服务业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即对客户需求的个人感知、已建立的声誉、服务价格、专业化的知识或产品、产品/服务的质量或设计、专业知识或产品的范围、服务速度、创

造力、R&D 能力、快速适应顾客需求的能力、与供应商的地理接近性、与客户的地理接近性、营销活动/能力。他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在生产者服务业研究中应用波特的一般战略框架存在问题,因为“夹在中间”的企业在绩效方面并非明显劣于采取差异化和集中差异化战略的企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并不能很好地匹配于波特的一般战略分类。波特的竞争优势模型中成本/价格与质量之间的博弈并不能概括生产者服务业企业的所有行为特征,因为极少企业只追求基于成本或价格的竞争战略^[26]。

4 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集聚成长期 (21 世纪初)

21 世纪初,生产者服务业研究集中围绕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两个基本问题——生产者服务业的经济角色、生产者服务业的布局展开,并具有一些新特色。“新”,总体上指新的研究对象,包括随着全球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环保意识增强而出现的一些新兴生产者服务业类型,还包括总体经济结构及生产者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新趋势。

4.1 新的研究对象

20 世纪生产者服务业研究多是围绕传统的生产者服务业进行,即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商业服务业。20 世纪 90 年代末、21 世纪初期,对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APS)以及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KIBS)的研究开始兴起。Bryson 等将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定义为由其他企业构成的市场上运营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27]。Lundquist、Olander 认可这一定义,并指出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在界定上的一致性^[27]。Shearmur、Doloreux 进一步指出,所谓“高级”,旨在将类似管理和工程咨询的生产者服务业与类似安全机构、工业清洁的生产者服务业区分开来,广义上的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或高级生产者服务通常包含商业服务与信息服务^[28]。

除了将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或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还有学者对一些细分的、新兴的生产者服务业类型进行了分析,如 Bartolomeo 等对生态效益生产者服务业进行了研究^[29],Schulz 对环境性生产者服务业进行了描述^[30]。

4.2 基本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4.2.1 生产者服务业经济角色分析的拓展

21 世纪初,有关生产者服务业的经济角色的研究进一步被拓展。学者们除了验证生产者服务业在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外,还日益关注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尤其是在制造业发展中的角色,如 Moyart 对比利时的生产者服务业效应进行了研究^[21]。此方面研究与其生产率-竞争力效应研究具有一致性。

生产者服务业在研究之初就与制造业研究有着密切联系。但长久以来,学者们多围绕生产者服务业的产生是否是制造业内部活动外部化的结果进行,而对两者的关系缺乏深入思考。随着生产者服务业的迅速崛起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生产者服务业日益融入制造业,在制造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制造业服务化”就是对此现象的描述。相应地,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的研究也日渐增多。Hutton 总结了生产者服务业在工业生产中的角色演变: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生产者服务业主要承担管理职能,在工业生产中具有“润滑”作用,主要提供财务、总量控制、存货管理、证券交易服务;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生产者服务业主要发挥促进效应,在工业生产中具有“生产力”作用,主要提供管理咨询、市场营销咨询、工程咨询、商业银行、房地产服务;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产者服务业主要承担战略职能,在工业生产中具有“推进器”作用,主要提供信息和信息科技、创新和设计、科技合作、全球金融中介、国际性大项目融资服务^[2]。Macpherson 研究发现,1994—2005年间纽约制造企业的对外部技术支持的支出显著增加,制造企业从生产者服务业企业获得创新支持,加速了内部构想的处于基本设计阶段的产品的商业化^[31]。

生产者服务业的经济角色的研究也更加细化。Lundquist、Olander 等指出,生产者服务业的不同行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管理、组织和采购领域的咨询服务通过供给独立的、专业的知识来改变着企业的运营规则,从而影响着企业的效率和利润,这种影响是间接的。研发、设计、市场调研服务业等子行业的影响则是直接的,因为相关服务关系到企业的新服务、新产品的发展和创新^[27]。新兴的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的经济角色分析也备受学者们的重视。如 Wood 指出,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通过3个相关联的领域促进客户企业的创新——组织和管理变革、技术创新和市场知识^[27]。Shearmur 等认为,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不仅是创新者、信息源,还是客户企业间信息交流的载体、促进者^[28]。Muller 的研究证实了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正从制造业创新的贡献者或使用者转变为合作者^[32]。

4.2.2 生产者服务业布局研究的拓展

该时期生产者服务业布局研究主要围绕知识密

集型商业服务业进行。与其他生产者服务行业相比,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在大都市区域的集聚性更显著。Aslesen、Isaksen 将21世纪初期各学者对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在大都市区域集聚的原因分为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1)供给方面。一方面,大都市区域为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提供了获取专业知识、高素质专业劳动力的便利性;另一方面,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企业的集聚有助于通过增强竞争、增进交流激发创新。(2)需求方面。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企业需要在布局上接近大型客户,尤其是大型企业和公共组织的总部,而这些总部通常集聚于大都市区域。供给和需求因素彼此强化,进一步加剧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的集聚。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的集聚促使客户企业更倾向于在大都市区域布局,而这必然会增加对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的需求,进而导致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具有更强的集聚性^[33]。

5 结论与演化方向

生产者服务业研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80年代步入成长期,90年代高速发展,进入21世纪又焕发新活力,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研究层面不断深入。总体说来,生产者服务业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生产者服务业研究总体上仍处于探索成长阶段。如果以形成稳定的研究力量、成型的思想或理论、明晰的研究领域为标志来判断研究的成熟性的话,那么生产者服务业研究还未发展到成熟阶段。但是通过回顾现有研究可以初步归纳出一些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基本问题:生产者服务业的界定、生产者服务业增长的原因(涉及生产者服务外部化研究)、生产者服务业的经济角色、生产者服务业的布局、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战略。

第二,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结合运用。既关注生产者服务业在国内宏观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又从中观产业层面出发来考察生产者服务业的外延、作用途径、布局、与制造业的关联,还从微观企业层面探讨生产者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企业生产者服务活动外部化的动因、生产者服务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等问题。

第三,多学科、多流派视角的融合。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战略管理、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等学科以及同一学科中不同流派的学者在生产者服务业研究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各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不同问题,或寻求同一问题的多方面进

行解读。例如,对于生产者服务业外部化动因的问题,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柔性生产理论、分工理论等方面的学者都积极地从自身的研究假设出发给予了解释。

第四,始终关注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生产者服务业的出现一度被认为是制造业内部生产者服务活动外部化的结果。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学者们才达成共识——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是真实的,并不完全是制造业内部生产者服务活动外部化的结果,有利的证据就是制造业内部非生产性工人人数的增加。关于制造业外部独立的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之后的半个世纪也不乏有学者运用投入产出表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进入 21 世纪,随着制造业服务化现象的出现,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成为趋势,如此自会引发新的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共生的研究热潮。

第五,研究方法多元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既对文献资料进行逻辑推理,又根据二手统计资料或访谈、问卷调查内容进行实证分析。在定量分析中,投入产出法的应用最为广泛。作为一种系统分析国民经济中各部门间数量依存关系的经济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法在生产者服务行业的界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分析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面板数据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其他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在近年来也逐步被应用到生产者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观产业、微观企业层面的作用研究中。

理论来源于实践,生产者服务业理论研究始终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联系更加错综复杂,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我们可以预见,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主题可能具有如下演化方向:

第一,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化研究。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信息、通讯技术飞速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迅速提升,这些促使生产者服务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在目前的国际化研究中,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研究占据主流。因此,对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的动因、运营模式、环境条件、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等主题进行研究,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的进一步研究。可供研究的问题包括: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途径;如何利用科学的研究

方法证实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作用的路径;生产者服务业的结构与制造业的结构的关联如何;影响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因素;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的变化;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布局的相互影响;生产者服务业 FDI 与制造业 FDI 的追随效应及原因;独立的生产者服务业与内部化于制造业内部的生产者服务活动分别在制造业发展中的角色。

第三,生产者服务业布局的空间经济影响研究。生产者服务业在大都市区域的集聚,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在大都市区域的集聚,有助于促使这些都市逐渐成为“全球性服务中心”,为其成为全球城市奠定基础。生产者服务业的这种布局模式对世界的城市体系结构或重构的作用,生产者服务业在将各级城市尤其是全球城市纳入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不同区域的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都是有意义的研究主题。

第四,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或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系统研究。一些较为可行的研究方向包括:如何规范界定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外延、内涵,其空间布局特性如何;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或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知识创造者和传播者角色的发挥及影响角色发挥的因素有哪些;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或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对企业创新能力、区域创新体系的作用机制及影响作用机制发挥的因素有哪些。

参考文献

- [1] 程大中. 生产者服务论: 兼论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开放[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6: 4 14.
- [2] 毕斗斗.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2 33.
- [3] 费里茨·马克卢普. 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09.
- [4] GREENFIELD H. 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144.
- [5] 维克托·R·富克斯. 服务经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45 47.
- [6] KATOU ZIAN M 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sector: a new approach[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70, 22 (3): 362-382.
- [7] BROWNING H L, SINGELMANN J. The Emergence of A Service Society: Demographic and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The USA[M]. Springfield, Va: 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1975: 15 32.
- [8] DAMESICK P J. Service industries, employ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Britain: a review of recent trends

- and issues[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6, 11(2): 212-226.
- [9] MARSHALL J N, WOOD P, DANIELS P. Producer services and uneven development[J]. Area, 1987, 19(1): 35-41.
- [10] 赫伯特·G·格鲁伯, 迈克尔·A·沃克. 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 168-225.
- [11] MARKUSEN J R.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1): 85-95.
- [12] MELVIN J R.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 Heckscher-Ohlin approach[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5): 1180-1196.
- [13] COFFEY W J, BAILLY A S. Producer services and flexible production: an exploratory analysis[J]. Growth and Change, 1991, 22(4): 95-117.
- [14] DANIELS P W.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ducer services growth: the APEC experience[J]. Asia Pacific Viewpoint, 1998, 39(2): 145-159.
- [15] GOE W R.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sorting through the externalization debate[J]. Growth and Change, 1991, 22(4): 118-141.
- [16] FRANCOIS J F. Producer services, scal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0, 42: 715-729.
- [17] BEYERS W B, LINDAHL D P. Explaining the demand for producer services: is cost-driven externalization the major factor?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1996, 75(1): 351-374.
- [18] HARRINGTON J W. Producer services research in U. S. regional studies[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95, 47(1): 87-96.
- [19] HANSEN N. Do producer services induc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90, 30(4): 465-476.
- [20] HARRINGTON J W, MACPHERSON A D, LOMBARD J R. Interregional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review and synthesis[J]. Growth and Change, 1991, 22(4): 75-94.
- [21] MOYART L. The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what opportunities for medium-sized cities in Belgium [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5, 25(2): 213-228.
- [22] O'FARRELL P N, HITCHENS D M. Producer servic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some major conceptual and research issu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1990, 22(1): 141-154.
- [23] KIRN T J, CONWAY R S, BEYERS W B.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telecommunications: a case study in rural Washington[J]. Growth and Change, 1990, 21(4): 33-50.
- [24] PARK S O, NAHM K. Spatial structure and inter-firm networks of technical and information producer services in Seoul, Korea[J]. Asia Pacific Viewpoint, 1998, 39(2): 209-219.
- [25]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227-260.
- [26] LINDAHL D P, BEYERS W B. The crea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by producer service establishment[J]. Economic Geography, 1999, 75(1): 1-20.
- [27] LUNDQUIST K, OLANDER L, HENNING M S. Producer services: growth and roles in long 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8, 28(4): 463-477.
- [28] SHEARMUR R, DOLOREUX D. Urban hierarchy or local buzz? High order producer service and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 in Canada, 1991-2001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8, 60(3): 333-355.
- [29] BARTOLOMEO M, MASO D, JONG P, et al. Eco-efficient producer services: what are they, how do they benefit customer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how likely are they to develop and be extensively utilised?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3, 11: 829-837.
- [30] SCHULZ C. Foreign environments: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ducer services[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5, 25(3): 337-354.
- [31] MACPHERSON A D. Producer service linkages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results of a twelve year tracking study of New York State manufacturers[J]. Growth and Change, 2008, 39(1): 1-23.
- [32] MULLER E, DOLOREUX D. What we should know about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09, 31: 64-72.
- [33] ASLESEN H W, ISAKSEN A.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nd urb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7, 27(3): 321-327.

Foreign Research on Producer Services: History, Feature and Future Direction

Dai Yibo, Tan Liwen

(Institute of Business Strategic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re are four stages in the research course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it expatiates the emphasis points in each of research stage, and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of these researches. Finally, it discusses possible research trends.

Key words: producer services; research course